

文史荟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三辑

文史荟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 唐 明
封面设计 范一辛

文 史 荟 萃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十三辑)

出 版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

(上海市北京西路 830 号)

印 刷 上海新华印刷厂

(上海市大连路 130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出版日期 1993 年 12 月

国内统一刊号 CN 31-1229

定价 6.80 元

主 编：施惠群

副 主 编：樊悟纪

责任编辑：唐 明

编 者 的 话

近年来,随着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发展,各区县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也陆续出版,这些史料,虽然着眼点在与本区县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但是往往反映了某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一个侧面,其中也颇多精采之作,对于全面认识这些事件或人物起到了拾遗补阙的作用。而且,区县文史资料往往短小精悍,趣味性可读性强,读之既增进历史知识,又可了解区县地方特色,其有益社会不言自明。从这些内部文史资料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选了这本《文史荟萃》,以使区县文史资料与更多的读者见面。由于各区县推荐的篇目数量不一,因此本书所登可能不尽平衡,编辑工作中的挂一漏万恐怕也在所难免;这些均请各区县政协予以谅解。同时,感谢各区县政协在编辑本书时所给予的合作,并衷心祝愿区县文史资料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3年10月

目 录

• 人 物 述 林 •

- 晋见孙中山先生纪实 姜长林(1)
- 蒋氏一家在武岭学校讲话 陈平山(5)
- 宋子文两访溪口 夏明曦 王舜祈(9)
- 我与陈果夫 陆子冬(16)
- 我所知道的陈立夫 徐晓林(19)
- 我所见到的冯玉祥将军 袁 铿(25)
- 忆姊丈叶楚傖 吴叔禾(28)

- 为廖承志狱中送信 艾新友(34)
- 追忆潘汉年同志 徐又德(39)

- 回忆黄炎培先生对我的教诲 黄国栋(42)
- 马君武在宝山 方 曙(45)

名人 剪影

- 我所知道的梅兰芳及其一家 沈光霁(49)
- “活武松”盖叫天与“美猴王”张翼鹏
..... 张善椿 张善康(55)
- “日月楼中日月长”——忆父亲丰子恺 丰一吟(62)

• 史 海 钩 沉 •

-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一件往事 姜长林(72)

陶希圣与“低调俱乐部”	方秋苇(77)
一场反细菌战回忆	杨济民(85)

七君子赠扇	徐又德(89)
营救张澜罗隆基脱险亲历记	郑定竹(92)
浦安修回忆浦熙修	葛秋栋(103)
回忆民进在解放前斗争片断	吴企尧(107)

人生旅途

我所知道的周幼海	沈立行(114)
我率部投诚的经过	全裕谦(122)



上海《大公报》回忆	丁君匋(124)
《东南日报》与体育新闻	杜绍文(130)
“无松不成报”	顾伟民(135)

峥嵘岁月

光明磊落的一生——记王范同志	刘文耀(141)
一个地下党的秘密据点	施 瑛(145)
拂晓前的隐蔽	夏其言(152)
一次没有成功的营救行动	龚定中(164)
我在上海参加地下活动的回忆	倪广平(168)
往事回忆	孙 镇(172)
向浦东解放总队送信的回忆	金利生(178)
回忆一次示威游行	施叔华(185)
狱中七十天	吴根星(188)

轶闻轶事	敌伪时期的沪西赌场	陈文令(197)
	荣德生的记者招待会	钱可亭(201)
	张堰镇遭劫历险记	张兆赢(205)

甘介侯传略

甘德茂(213)

钻头大王李福祥

沈瑞章(215)

• 艺 人 生 涯 •

沪剧前辈丁婉娥

蔡 影(218)

我的评弹生涯

秦纪文(222)

我的艺术生涯

王雅琴(228)

朱家角米市史话

萧 立(235)

三十七年从事酱园业的回顾

徐纪庭(242)

新场镇金融业的畸形发展纪略

陈叔权 彭关全(248)

我们所知道的鼎泰丰纸店

孙学海 朱葆鑫(251)

回忆我的父亲顾润桐

顾佑芝(260)

书 家 自 述

我的书法经历

胡问遂(264)

笔墨生涯忆旧踪

任 政(270)

我所知道的“飞行堡垒”

陶世健(278)

一贯道及其在奉贤被取缔梗概

姜福庆(285)

晋见孙中山先生纪实

姜 长 林

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接受冯玉祥、段琪瑞、张作霖的邀请去北京谈判时路过上海，想不到我竟有缘见到了孙先生。

11月中旬，我到上海（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所在）工作不久，接到侯绍裘在松江写给我的信，信中说：“孙中山先生就要到上海来了，希望你能代表江苏省党部和松江县党部去见他。”侯当时正在病中，哮喘得厉害，要我先去松江一次。我到了松江以后，他对我讲了两点：第一，希望孙先生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持下去。因那时国民党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侯要我代表省党部、县党部把坚决拥护三大政策的意思告诉孙先生，希望孙先生不要因少数人的反对而产生任何动摇。第二，国家统一以后，希望能成立一个以孙先生为首的中央政府，首都设在哪儿，是北方还是南方，要请孙先生慎重考虑。那时无论是直系还是奉系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立了所谓“政府”，又大都设在北京，在当时的情况下北京已失去作为建立中央政府的条件了。因此，侯绍裘再三叮嘱我，要我向中山先生讲清楚，如果谈判成功，中央政府一定不可以设在北京。

11月17日早上8点钟，我和朱季恂一同赶到南京路外滩去迎接孙先生。当时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中只有我们两个人，其他的人都已星散。朱是省党部主要负责人，我是省党部秘书。

南京东路外滩此时早已是人山人海，起码有好几万人。我们

赶到那里时，只见轮船码头上上下下、马路中央和两侧人行道上到处都站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朱季恂身体不好，力气又小，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刚挤上几步，又被人流的浪头推了回来，我心里直嘀咕。今天还能见到孙先生吗？说来也巧，正在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见到了上海大学我认识的几位同学，真是绝处逢生，喜出望外。这几位同学都是年青人，有的是力气，我们大家手臂勾着手臂，贴紧身体，用足力气往前挤，总算慢慢地越过了一道道人流，挤到了最前边。当时我的心情是那样的兴奋，长期以来，孙先生在我的心目中具有高大的形象，他那端庄、清秀、高雅的面庞，成了我崇敬与向往的领袖的象征，自从建立民国以来的十多年中，孙先生的形象早已被全国人民所敬仰。现在我就要亲眼见到他了，这种高兴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正当我沉浸在欢愉中时，孙先生正好从轮船上上岸来了，就在他将要上汽车的一瞬间，我们已挤到了他的车前，我不顾一切地把手伸到他的身边，跟他握了手，同时也更清楚地看清了他的面孔。他的手是那样的温暖，他的面孔是那样的熟悉，就像我们很早就是老朋友一样。从那以后，他的形象就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永恒的记忆；他手上的暖流数十年来似乎永远留在我的掌上。这时，在我们身后，一批又一批的同学如潮水般地涌过来，伸出无数手，都想握一握这位中华伟人的手，以此来温暖一下自己的心扉。汽车被前后左右一层又一层欢迎的人群包围得水泄不通，在青年学生们的保护下，等孙先生上了汽车，人们随着汽车缓慢地移动，那股热烈的情景，至今仍烙在我的脑际。汽车经过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一直朝西，中途加入游行的入有增无减，学生们手里举着各种旗帜，旗帜上写着拥护孙先生的口号与标语，当队伍行进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嵩山路口时，法租界嵩山捕房里涌出了一大批巡捕，拦住了护送孙先生汽车的学生们，只让汽车放

行。但那时，马路上欢迎的人群越来越多了，人们似乎在表示，在我们中国的国土上，难道连欢迎自己领袖的权利都没有吗？中途不断有人加入到欢迎队伍中来的事实充分说明了孙先生的威望在人们心目中有多高啊！我们把孙先生的汽车一直送到他在上海的寓所莫利哀路 29 号（即今香山路中山故居）。

下午，朱季恂因身体不好，实在跑不动了，喘着气对我说：“你只好单独去见孙先生，我实在不能陪你去了。”当我来到莫利哀路时，依然是人山人海。我拿着江苏省省党部和松江县党部的证明去晋见，总算没有费什么周折，稍等了一些时间，就被孙先生接见了。

孙先生神采奕奕，双目炯炯。接见之后，他问了我几句平常的话，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我说：“我是江苏省省党部和松江县党部的代表，我是代表这两个机关的。我们想跟孙先生提出两个问题。”我把话头停了一停，看看他的面色，他顿首了一下，表示他正在准备听我讲下去。我说：“一个是希望孙先生坚持三大政策；一个是关于建都的问题。”我接着说：“特别是三大政策，我们江苏方面是十分重视的，因为它是万分正确的。”等我讲完了，他表示很满意。他说：“你们也晓得拥护三大政策，这很好。这个问题提出来是对的。我一定要坚持三大政策，一定不放弃三大政策。”他顿了一顿，又说：“不过，上午你们松江已经有人来送过‘条陈’了，叫我不要和共产党合作，也不要搞三大政策。”他着重指出：“你们省党部和县党部要好好地教育这些同志，改正他们的错误想法。”

“我呢，我已正面批评了他们。”孙先生又停了一停，沉思片刻。后来我晓得，上午到孙先生居住处送“条陈”的是临时省党部的委员陈去病。我有些哑然，陈去病自从 5 月临时党部建立，以及 7 月迁到上海之后，他极少露面，也不过问党部的日常工作，他怎么会

• • •

想起来送“条陈”的呢？而且，他送这样的“条陈”，又是代表谁的呢？因为省党部那时负责具体工作的是朱季恂和我呀……

首都问题，孙先生说：“北京早已被段祺瑞他们弄得乌烟瘴气，所有在政府中当官的那些人，都是些腐化、贪污者。”所以你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是对的。”他说：“今后会出现些什么情况，还难以预料。就说我这次北上，谈判的结果也还没有什么把握，而且，未能预见的事情还很多，所以，首都该设在哪里，现在也还没有考虑到。当然，你们的想法告知我，使我在思想上对这个问题有个准备，也还是好的，或许我将来会用得着。”停了停又说：“冯玉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力量，‘反吴’（即吴佩孚）之战至今也没有过了太长的时间，但冯先生竟然把段祺瑞等都赶跑了，可见军阀们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或者也可以证明：军阀之间的混战不会太长了，中国的统一是有希望的。”

以后，中山先生就到北京去了。不幸得很，仅仅隔了四个月，1925年3月12日，他就在北京病故了。

（胡大钧整理，卢湾区政协供稿）

蒋氏一家在武岭学校讲话

陈 平 山

二十年代末，蒋介石氏拨款十六万元，由夫人宋美龄授人设计，在奉化溪口办起一所法国乡村式的武岭学校，在当时除厦门集美学校外，她的校舍在国内数是最讲究的了。稍后，孙科等前来参观，都羡慕得不得了。孙氏回到广东，立即请华侨捐款，在他的故乡中山县翠亨村造了一所中山纪念中学，规模、设施与武岭学校一模一样，但屋宇是金碧辉煌的一座座宫殿，自比武岭学校更加气派。

武岭学校落成以后，蒋氏自兼校长，夫人宋美龄和儿子经国、纬国，先后都担任了校董。每学年经费由蒋亲自审核拨给。

蒋氏一家子四个人，来校巡视或宣讲，各有特点。论口才，夫人和两位公子，比乃夫乃父好得多，他们都是才华出众的演说家，风度、仪表、情态、衣着，各领风骚，他们的一言一行，留龄人的印象是深刻的。

蒋介石氏对武岭学校师生，讲话次数最多，其他三位，不过是两次、一次，两位公子讲话，还都在抗战胜利以后。

蒋氏每次来学校，巡视、讲话包括散步，总是穿着长袍马褂，面露笑容，不带随从。散步时由校务主任陪着。师生们见到了他，要站在道旁向他鞠躬行礼，待他走过后，始能离开。他对师生们演讲，总努力想做到随和些，亲切些，用乡人乡谈方式来演说。由于他从小奔波在外，原来的一口溪口土话，已很不习惯，讲不利落了。所

以他一开口，上海话、宁波话、杭州官话都夹杂在一起，往往很难连贯成词，有时竟要边组词边讲，因此在讲话中，就少不了“的个是”的过渡词，有一次，竟一连讲了七八个“的个是”，才组成一句话讲出来。

蒋氏对武岭学校师生讲话的最大特点，是从不提“政治”两字，他每次演说，都是即兴信口而说，内容是自己从小跟随母亲种园和其他的田畈生活，懂得农民的辛苦。溪口人从来都是种田的，所以我要办农业学校，要大家好好读书，做一个有文化的种田人。他的第二次讲话，经学校老师整理出来，题目就是《溪口人应务农为本》，全文录出挂在大礼堂墙壁上。此外，他还讲些对父母要孝，对师长要敬，对同学要友爱等读书明理的大道理。

蒋氏每次在礼堂里演讲，武岭学校的老师，农校学生，小学、幼稚园的小朋友，都是站着听，或许是老师再三叮嘱（蒋氏来演讲那天清晨，我们的级任老师，对住宿学生，都要喊去看看衣服是否穿整齐了，鞋子有没有破洞什么的，然后叮嘱我们规规矩矩听），或许是蒋氏威望所在，礼堂里静得出奇，大家都恭听着似诉家常的农村内容，许许多多“的个是”，如换了一个人讲，一个多小时下来，幼稚园小朋友和小学一二年级学生，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即使大一点学生，也会笑出声来或窃窃私语，免不了要移动脚步，换一种姿势站。当时，大家都是恭恭敬敬地听着，连大气也不敢出。

夫人雍容华贵，仪态端庄，她来溪口能入乡随俗，出手大方，亲切待人。她家辈份大，与她同年龄人，大多要称呼她舅婆、叔婆、甚至有喊太婆的。她第一次来校演讲，安排在操场里，武岭学校第一次出现了“麦克风”（1935年）。她第二次演讲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1946年），她穿着紫色的绸旗袍，一口柔和流畅的上海话，语态亲切，慈祥，组词条理清晰，音词顿挫有致，像听音乐或诗一般柔

美。听者很快便被她的音容笑貌吸引住了。她专讲你们校长（指蒋）是如何孝顺母亲，一再举马太福音里的小故事为例，这些故事，经过她的组织，把极平凡的人和事变为美丽动人的故事，她起着牧师们起不了的作用。当然她的讲话，更像一位慈母，或一位受敬爱的老师。

经国是一位极富煽动性的演说家，他在武岭学校演说，不知怎的一反乃父规矩，也失去了平时平易近人的生活本色。那天他穿的中山装，料子一般，但穿得和军人一样挺刮，走路，讲话也似军人姿态，走上讲台，满口政治术语就全都倾泻出来了。每提到“校长”、“领袖”、“总裁”，自己必先立正肃立，每讲到有号召之处，就慷慨激昂地大声说话，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概。溪口的子弟，对此是很惊异的，因为在丰镐房、在街头，在田野里的经国，不是这等模样。他衣着随便，随处走动，逢人会聊上几句，甚至接过锄头，会内行地干活。

纬国和乃兄两样，三十年代他西装革履，英俊豪迈，风流潇洒，打一手好网球。四十年代穿军便服时多，但鲜外出，与乡人极少接触。他演讲时，衣着、谈吐、仪态是随和、亲切、轻快、风趣，侃侃而谈。纬国是另一类型的演说家。他是军人，那天没穿军装，但三句不离本行。讲的是抗战后期，侵占溪口的日寇兵力，仅一个排，附近两个敌据点，各相距二十里十里不等，兵力各是一个班，敌人的武器一般，又都是新兵，给养也差，士气低落。我们附近有地方部队的支队、大队，为什么弱敌竟能据而不撤？为什么弱敌竟又三三两两去到附近村落，随意走动、索食，以子弹易香烟什么的，为什么这样的弱敌，我优势兵力，相等回的武器，竟不敢去碰一碰，更不说去强攻夺取了！为什么一直要到日寇投降了，我们才去缴械、接收……

这些一连串的为什么，引起许多的高初中同学（这时农校已改为普通中学）一阵阵反思，事后反响也最为强烈。

蒋氏一家子四个人，作为、谈吐、风貌各异，四五十年过去了，留下来的印象，仍是深刻的。

（闸北区政协供稿）

宋子文两访溪口

夏明曦 王舜祈

在民国史上，宋子文有过两次访问溪口，时间均为1937年。一次是西安事变后，宋为承担诺言，请蒋介石释放张学良，并批处西北军、东北军补偿事宜；另一次便是藉吊蒋介石之胞兄蒋介石之丧，专程上雪窦山探望张汉卿，两人抵足夜谈。为探索历史的来龙去脉，文章须从蒋、宋之间的关系写起。我们走访了奉化市数位老人，并搜集有关历史资料，特整理成此文，聊供民国史的一个小小补白。

郎舅之间

人皆共知，蒋介石与宋子文是“郎舅关系”。在宋氏家族中，子文是老三。老大霭龄与老二庆龄，皆毕业于美国佐治亚州世界上第一所为妇女专设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她们都做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子文是弟弟，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他的妹妹宋美龄，比他小两岁，底下还有两个弟弟，即宋子良与宋子安，均留学美国。至于宋子文的名字，人们何以常用“TV宋”来称他，这是因为他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时，同班同学觉得他的名字“子文”(Tse-Ven)念起来困难，就把它简化成“TV”。此后，他就以这个名字闻名于世了。

宋子文与宋美龄兄妹之间的关系，特别亲密。美龄本可以与两个姊姊同样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但家里决定她转学去北

• • •